

斯台芬·茨威格集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主编/译

A detailed black and white engraving of Joseph Fourier, a French mathematician and physicist. He is depicted from the chest up, wearing a dark, high-collared coat over a white cravat. Two large, ornate medals are pinned to his chest. The background is a textured, slightly mottled grey.

约瑟夫·富谢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商务印书馆

斯台芬·茨威格集

斯台芬·茨威格 著

张玉书 主编 / 译

约瑟夫·富谢



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

华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人物的肖像/(奥)茨威格(Zweig, S.)
著;张玉书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4.1

(斯台芬·茨威格集/张玉书主编)

ISBN 7-5080-2931-3

I. 约… II. ①茨… ②吴… III. 约瑟夫·富谢(1759~1820)
—传记 IV. K835.675=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1574 号

华夏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直门外香河园北里4号 邮编:100028)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人卫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开本 7.625 印张 174 千字 2 插图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定价:12.8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怀着亲切的敬意
献给阿尔图尔·施尼茨勒



序

奥地利著名作家斯台芬·茨威格被公认为世界上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早在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他便已经饮誉全球。法西斯上台后，由于他的犹太血统，他的著作被禁被焚，可是在五十年代初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世界各国作家的著作及各种文字译本的销售量时，名列榜首的却是这位当时在德语国家几乎被人遗忘的作家斯台芬·茨威格。半个世纪以来，尤其是一九八一年为了纪念茨威格百岁诞辰，联邦德国 S. 费歇尔出版社重新出版茨威格的著作之后，在德语国家掀起了一股新的茨威格热。在中国，茨威格的翻译介绍与我们的开放改革同步。从二十年前《象棋的故事》、《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等四篇优秀小说的译文面世以来，中国作家和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便经久不衰。到九十年代，读者们越来越迫切地要求更多地了解茨威格，希望通过他的作品了解他的成长过程、创作道路、感情生活、心路历程、他多方面的成就和他悲剧结局的原因。因此我们决定邀请德语界的前辈翻译家和近年来脱颖而出的新秀，在三年之内，译出茨威格的诗集、剧本、传记、论文、日记、书信，向读者全面介绍这位心地善良、纯朴谦逊、才华出众、品德高尚的优秀作家。他憎恶强权，同情弱小，鞭笞兽性的残暴，赞美人性的美奂。他和我一起经历了本世纪的浩劫。他已匆匆离去，却给迎来旭日东升的人们和沐浴明媚阳光的一代留下一笔极为可观的精神财富——这就是我们呈献给诸位的《斯台芬·茨威格集》中的各卷。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茨威格就暗下决心，要充分利用手中的笔，以语言这个工具，尽作家的本分，于是在第一次世界

大战结束之后，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茨威格的创作创造了惊人的纪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十年，他的创作高峰迭起，硕果累累，主要有：《三大师》（1919）、《一生的传说》（1919）、《马来狂人》（1922）、《罗曼·罗兰传》（1923）、《与妖魔搏斗》（1925）、《狐狸》（1926）、《感情的混乱》（1927）、《穷人的羊羔》（1931）、《沉默的女人》（1934）、《描述自我的三作家》（1928）。

在回忆录里，他不无骄傲地写道：“在那几年，有位客人造访我家，并且好心好意地在我家落户定居，这是一位我从来不敢企望的客人，它就是‘成功’。”“我的中篇小说《马来狂人》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广为流传，平时只有长篇小说才能如此。它们被改编成剧本，公开朗诵，拍成电影。”

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堪称独步，成为脍炙人口的读物。以中短篇小说而蜚声文坛的德语国家的作家，在当时大概非他莫属了。在他之前，奥地利文坛上还有施尼茨勒的小说。这些小说在刻画人物心理方面有独特的成就，首开心理分析小说的先河。这位善于处理“爱与死”的作家是医生出身。他精确冷静地剖析笔下的人物，犹如外科医生对待手术刀下的病人。因此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准确的风俗画卷和人物画廊。可是美中不足的是缺乏激情，缺乏对人物的爱和同情。茨威格的小说则以震撼人心的激情拨动读者的心弦，因而感人至深。茨威格的中短篇小说具有简练、诗意和新颖的特点，描写了在日常生活表面下暗藏的激情，以及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界线。

在这十年里，茨威格创作的作家传记也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功，在二十年代末，茨威格的传记写作又从作家扩展到历史人物。《人类星光灿烂的时刻》（即将出版）标志着这一过渡，而《约瑟夫·富谢》则是第一次尝试，尝试如何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和历史人物。这一开拓性试验的成功使他成为本世纪享



有盛名的传记作家。

1929年茨威格的传记《约瑟夫·富谢——一位政治性人物的肖像》面世，是他继《三大师》等作家传记之后，开始创作的一系列历史人物传记的第一部。这些传记的特色便是心理分析。对人的心理感兴趣，使他进而对历史人物在重大历史关头的心理感兴趣。茨威格在巴黎期间为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所吸引，这座历史名城似乎每砖每瓦都和某个重大的历史事件有关。可是在法国历史上还有哪一段历史比法国大革命的血雨腥风、慷慨悲歌、激情如潮的史实更壮丽辉煌更激动人心的呢。

对于法国大革命史家早有定论。作为推动历史发展的重大革命运动，法国大革命摧毁了封建势力，传播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理想，确立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政治制度，解放了生产力，使得人类得以创造前所未有的奇迹。难怪全世界进步人类都为这个革命欢呼喝彩，热烈欢迎。但是这场革命带来的权力斗争、恐怖主义、流血暴行，也达到前所未有的惨烈。因而不少人又对它望而却步，对它抱着怀疑的态度。

在研究法国大革命史时，茨威格首先发现的是罗伯斯庇尔，最后选择了约瑟夫·富谢。显然，富谢身上有什么东西更加吸引他，可是促使茨威格创作《富谢》一书的动机并非发思古之幽情，而是对现实的关切，是这个历史人物的令人目瞪口呆的现实性。当时欧洲政治形势错综复杂，各派势力都在政治舞台上充分表演，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1918年德国十一月革命之后，革命的呼声日益高涨。革命的浪潮遍及欧洲各国。一大批德法进步作家，例如纪德、罗曼·罗兰、亨利希·曼都倾向苏联。茨威格原来也对俄国发生的革命相当肯定，称之为伟大的革命实践。1928年他还访问过苏联，受到热烈欢迎，然后带着美好的回忆离开苏联，可是不久他对克里姆林宫宫墙内的权力斗争有所听闻，对几年后震惊世界的革命领袖之间凶残血腥的兄弟阋墙以及在革

命口号下发生的骇人听闻的暴行惨剧也有所觉察，使他对于那里进行的革命实践失去了激情，对于苏联保持一定的距离。对于政治性人物采取批判的态度，并且自称非政治性人物，以示区别。

1918年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崩溃之后，贵族和军官阶层并未摧毁，复辟势力依然存在，再加上几百年来沙文主义、民族主义的毒素到处弥漫，要求出现铁腕人物进行寡头统治。德国法西斯又打出国家社会主义的旗号蛊惑人心，扩大队伍。独裁专治的呼声甚嚣尘上。许多看风使舵、趋炎附势、没有原则、丧失人格的政界人物，为了个人，或自己党派的私利，不惜牺牲民众的利益，在幕后进行许多肮脏的政治交易。这种情况促使斯台芬·茨威格认真思考。他发现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政治形势有许多相同之处，而一些政治家的卑鄙无耻，也和法国大革命时期涌现出来的一些投机分子、风派人物（茨威格称之为“权术家”）十分相似。他们打着动听的光明正大的革命旗号，干的却是卑劣的令人发指的反动行径。法国大革命时的女革命家罗兰夫人，在上断头台时曾经说过一句非常令人心酸的话：“啊，自由，以你的名义，人们犯下了多少罪行。”在汹涌澎湃的革命浪潮之中，在政治风云瞬息万变之际，又有多少无耻之徒借用革命的名义犯下了许多罪行。是不是革命就一定要有暴力？是不是革命就一定要有无辜的牺牲？革命浪潮所到之处沉渣泛起，无耻之徒投机革命，丧尽人格，借革命之名达到个人的私利，牺牲他人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茨威格虽然研究的是法国大革命的历史，但是实际上心里面想的却是他当时的现实生活。

茨威格的确承认自己憎恶政治，但是他指的政治乃是各派政治势力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战后政治舞台上活跃着各派政治势力，有的极左，有的极右，各有不同的背景，代表不同的势力，虽然都扬言代表人民的利益，却都希望笼络民众牟取私利。茨威格经过战争的洗礼，知道群众一旦受到蛊惑，出现群众歇斯底



里，后果不堪设想。他自己处世审慎，绝不轻信政客们的花言巧语，但是担心舆论的走向会误导民众。茨威格十分关心现实生活和当前的政治，但是他不是那种积极从政、喜欢在政治舞台上抛头露面的人物。他采取以史为鉴的方法，用历史的教训来警醒今天的民众，于是决定创作《富谢》。

1928年5月茨威格告诉德国作家埃米尔·路特维希（1881—1948），他在撰写富谢的传记，“描绘一个纯粹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他为任何信念效劳，接受任何职位，为所有的主子卖命，从来没有自己的观点。正由于见风使舵、灵活机敏，他比他那个时代最强有力的人物都活得更长。这应该让人看到，并警告人们注意今天和所有时代的政治性人物，以形象生动的方式暗示这些‘切实可用的’、精明狡猾的政治性人物对一切民族和欧洲的危险之处”。（1928年5月2日）

1929年秋茨威格为《富谢》一书写了前言，在全文的最后，茨威格进一步明确指出他写作此书的目的。“倘若真像拿破仑在一百年前所说的那样，政治已变成‘la fatalité moderne’（法文：现代的厄运），那么我们为了自卫就要设法认清躲在这些势力后面的人，从而认清他们权力的危险的秘密。但愿这本《约瑟夫·富谢》能为政治性人物的类型性做出这样一种贡献。”

约瑟夫·富谢的生平是一部充满矛盾、令人惊讶的历史。他在法国大革命爆发后，投身革命，历经公安委员会、督政府、执政府、帝政、复辟等一系列重大的转变，许多人在这些历史的转折时期不是身首异处，便是销声匿迹，退出历史舞台。惟有富谢这一数朝元老，非但不倒，还始终位居要津，大权在握。

这本书不是为了向读者提供一个效法的榜样、学习的典范，而是为了给读者提供一份教材，教读者如何看清熙熙攘攘、你来我往犹如万花筒的政治舞台上亮相献艺的各种政治人物，尤其要看清躲在叱咤风云的英雄人物背后飘忽不定却掌握实权可以呼风

唤雨的幕后人物。在历史上起作用的往往是幕后操纵的人物。他们不在乎震耳欲聋的欢呼声，也无视金光耀眼的王冠和令人艳羡的宝座，只在乎真正大权在握。一旦狂风大作，惊涛翻滚，他们便推波助澜，任凭英雄人物葬身波涛，而他们这些弄潮儿却扶摇直上，获得新的荣耀，效忠新的主子。茨威格写的是具体的历史人物富谢，涵盖的却是一大批此类政治人物。读者有这本书为武装，遇到新的风派人物，新的不倒翁、变色龙，便会有似曾相识之感，就会提高警惕，不致轻易上当。

茨威格在撰写《约瑟夫·富谢——一位政治性人物的肖像》一书时，没有淹没在纷繁的史料之中，而是理出脉络、突出人物。历史学家和传记作家给我们看的是头绪纷纭、自相矛盾的诸般行为、各种言论。一个惊诧接着一个，就仿佛历史是团乱麻，历史人物尽是疯子。命运的拨弄，或者政治经济的发展，决定了历史的走向。历史人物恰如命运女神手中的棋子，忽东忽西，做这做那，全无个人的意志。这既不能解释历史上的种种疑团，也开脱了历史人物个人应负的责任。他们往往有两种倾向，一是为史料所俘虏，把历史人物写成历史棋盘上被动的棋子，为冥冥中主宰一切的命运或事件所左右，身不由己，是为“时势造英雄”。另一则是突出英雄人物，他们大智大勇，刚毅坚定，不为环境所扰，却能决定历史的进程，是为“英雄造时势”。至于这些人物的性格在决定性时刻起什么作用，则始终为人所忽视。他的传记不落当时形成风气的大批历史人物传记的窠臼，因为时代需要英雄传记，现实中又缺乏政治上有独创性的领袖人物形象，便从往日寻找更高一级的榜样。但是为了突出这些人物，却往往暗藏着一个篡改历史的危险，似乎是这些领导人物决定了世界的命运。人物传记历来平铺直叙，而政治人物的生平又往往和历史吻合，有的加进过多的想像力因而失真，有的又陷入史料的迷宫不能自



拔，在令人眼花缭乱、彼此互相矛盾的繁琐细节面前，作者昏昏，读者渺渺，历史人物的面目始终模糊不清，就仿佛一个人的成败荣辱纯系造化安排，环境使然，个人仅是玩偶，听凭命运拨弄，主观因素全然不起作用。其实历史人物也是人。是人就有性格，就有感情，就有心理活动。他们的好恶、他们的一念之差造成的后果，往往可以使千百万生灵涂炭，也可以使千军万马幸存。

茨威格的传记有别于其他作家撰写的传记，着重于对人物的内心世界、心理活动的剖析，寻找历史事件之所以发生的内在原因。他的传记作品的新颖在于心理分析，他不记载琐碎的历史事件，对此绝不求全。他往往选择一些典型的事件和场面来详加描述和分析，突出一些事件，把强光照在一些乍一看并不重要，而实则十分说明问题的细节上。换一个角度，整个局面顿时改观，历史便有了新的诠释，出现新的景观，于是有了新的深度和含义。这就是他的传记与众不同之处。

茨威格不愧为丹纳的弟子、弗洛伊德的门徒，他在传记小说中独辟蹊径，在描写客观环境时放进心理分析，强调客观因素如何促进主观因素发生作用，从而推动人物的看似偶然实则必然的行动，使历史上的一切难解之谜得以破析，一些令人困惑的疑团得以澄清。虽然仅仅是一家之言，却是极有吸引力和说服力的一家之言。

茨威格很少发表宣言、声明，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他的人物传记里，他寄托自己的理想，表明自己的爱憎，这和当时蔚然成风的历史小说有别。有的作家无非是把历史人物的生平轶事添枝加叶，或渲染其非凡功绩，或炫耀其异常恋情，以此吸引读者，起到茶余饭后消闲解闷的作用，也把读者的注意力从现实生活的尖锐矛盾和严峻斗争中引开，迷失于历史尘封中的诱人故事。

茨威格则不然，他是以自己的激情和明快的态度，使读者和他一起，经历一次深入历史人物内心、参与历史事件进程的漫游，体验当时的气氛，理解历史人物的言行，从而和他一起对人物和事件作出独特的然而公允的判断，再把这些结论与现实生活相结合，以用崭新的视角来审视身边的人、事。他的作品起的是启蒙的作用，是开启心智、增强分析力和判断力，使人头脑更清醒、思想更活跃。在政局动荡之时，国家危难之际，这种政治观点朝秦暮楚、政治倾向随风摇摆的政治家们已触目皆是。茨威格写的《富谢》不仅在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带有普遍性，即便是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里也都可以找到程度不同、方式有异的翻版和变形。

茨威格在《富谢》这本书里展现这位风云人物的内心世界，剖析这位一代怪杰的灵魂，给那些风派人物画了一张群体画像。作者的笔触细腻，画得纤毫毕呈，画像真实可信，灵魂的每一个皱纹、每一个犄角都披露无疑。《法兰克福报》称它为“一个艺术品，铺展得很开，充满了诗意的成分”。

茨威格自己也没有想到，他的《富谢》会成为畅销书。他曾劝出版社老板，发行《富谢》时，最多只印一万册。这本书里既无感人肺腑的爱情故事，亦无惊心动魄的戏剧冲突，他估计此书不会博得女性读者的青睐，一般读者也不会太感兴趣。殊不知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本身便是最佳戏剧，当时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这些政治家们的演出令人击节赞赏，叹为观止。此书的销售情况出人意料，1929年底推出的第二版印数高达二万册。一年之内，在德国就销售了五万册。评论界对此书一致赞扬，评价极高：“从语言上看此书是德国最优秀的一部散文作品……是茨威格的成熟产品之一。”“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是关于伟大的拿破仑时代的最杰出的传记之一。”“一幅无与伦比的时代画卷，全面涉及政治，其起源、范围、滥用、使用、批评和结尾，一个现代的同时代人



所不可或缺的一切……作者的大手笔把令人反感的人的一生也变成一部伟大的作品，请向他鞠躬致敬。”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汉斯·赫尔维希的评论：“在纳粹统治开始之前几年，写了一本关于一个政治上毫无良心的人的传记，该书是向当代读者发出的警告。”茨威格这部倾注了自己全部感情的著作之所以能够打动许多读者的心，并不是由于对这令人憎恶的主人公命运有多少同情，而是通过他的一生从一个崭新的视角来观察早有定论的这段纷繁复杂的世界历史，从人性的角度来审视历史人物的作为，重新评判这些人的功过得失。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有那么多令人惊讶的相似之处，读者不难从历史联系现实。再也没有比历史和现实更宏伟壮观更惊心动魄的戏剧，这就是《富谢》一书始终感人的原因。

张 玉 书

2002 年 12 月 31 日

蓝 旗 营

目 录

序	张玉书 (1)
前 言	(1)
第一章 青云直上 (1759—1793)	(1)
第二章 “里昂的刽子手” (1793)	(29)
第三章 与罗伯斯庇尔的斗争	(47)
第四章 督政府和执政府的部长 (1799—1802)	(77)
第五章 皇帝的大臣 (1804—1811)	(114)
第六章 反对皇帝的斗争 (1810)	(140)
第七章 并非自愿的插曲 (1810—1815)	(156)
第八章 和拿破仑的最后斗争 (1815)	(172)
第九章 下野沦亡 (1815—1820)	(205)



第一章 青云直上（1759—1793）

1759年5月31日约瑟夫·富谢——还远不是什么奥特兰多公爵^①呢——出生在港口城市南特。父辈是海员、商人，祖上尽是海员，因此不言而喻，这个长子也该去当航海家。不去海外经商，便是当个船长。可是这个体弱多病、贫血而又神经质的丑陋孩子，从小便显得对这种无比艰苦，在当时确实是英勇豪迈的行业极不适合。离岸两海里，他已经晕船，跑了一刻钟，或者游戏十多分钟，他已觉得疲倦。作父母的不无忧虑地盘算，这个娇弱的孩子该怎么办。1770年时的法国，对于思想上业已觉醒，并且进取心切的市民阶级还没有合适的地位呢。法院里、行政机关里，每个衙门每个地方的肥缺全都留给了贵族。在宫廷里当差得要伯爵的纹章，或者像样的男爵爵位。即使在部队里，出身市民阶级的人，熬白了头发，也不过混上个排长。在这腐朽没落的王国里，第三等级还处处受到排挤。难怪二十五年后，第三等级要用拳头来夺取他们长期以来伸手乞求而遭到拒绝的一切。

剩下的只有教会一途。这个千年帝国，在人情世故上不知比各个王朝高明多少，也比它们聪明、民主、心胸博大。它总是起用一切才俊，即使出身极为卑微，也被吸收进它那无形的帝国。小约瑟夫在奥拉多修会学习时，已经成绩斐然。毕业后，他们自然乐于让他担任数学和物理学教师，担任学监和校长。奥拉多修会自从耶稣会被逐后，在法国各地领导天主教会的教育。富谢二十岁时，便在这个修会里任职，虽然职位卑下，难以发迹，可毕

^① 1809年拿破仑封富谢为奥特兰多公爵。

竟是所学校。他在这里，自我修养，边教边学。

要他发了做神父的愿心^①，原本可以爬得更高，当个神父，也许还能当上主教，或者红衣主教。他初涉人世刚刚起步，本性的一个典型特点就显现出来。那就是不愿完完全全、无可挽回地把自己和某人，或某事拴在一起。这可是约瑟夫·富谢的典型作风。他身穿修士的衣裳，剃着神父的头，和别的神父一样，过着僧侣的生活。在奥拉多修会过的十年里，富谢从外表到内心，和一个神父毫无差别。但是他不受更高的圣礼，也不发任何誓愿。无论在什么环境里，他都为自己留着退路，留着顺风而变的可能性。他投靠教会也只是权宜之计，并非完全投靠。以后投靠革命、督政府、执政府、帝国或者王国，均是如此：约瑟夫·富谢，对上帝尚且不肯答应终身效忠，更何况对一个普通人了。

从二十岁到三十岁足足十年之久，这个脸色苍白、寡言少语、半僧半俗的神父，在寂静的修道院的走廊、食堂里走来走去。他在尼奥尔、索默、汪多姆、巴黎教书，可是并未感到居地变异。因为无论在这个城市或是在那个城市，神学院教师的生活总是同样的平静穷酸，朴实无华，总是深居在寂静的院墙之内，永远与世隔绝。二三十个学生，四十来个学生。教他们拉丁文、数学、物理学。全是些面色苍白、身穿黑袍的男孩，带他们去望弥撒，在卧室里监督他们睡觉。教的是科学书籍中单调的教材，吃的是蹩脚的伙食，薪水菲薄，穿的是一袭磨旧了的黑袍，过的是修道院里简朴的生活。这平静隐遁的十年，犹如冬眠蛰伏，不像真实生活，超乎时间、空间，一无所成，也无所希求。

其实在修道院教书的十年里，约瑟夫·富谢学到了很多，对他日后做权术家极有好处，主要是学会了善于沉默的技巧，自我隐蔽的本领，精通心理学，擅长洞察人的内心。此人一生即使

① 天主教修士，需发誓愿，表示决心皈依天主，接受更高的圣礼，方能成为神父。



心情激动，也能控制住脸上的每根神经。他那毫无表情的脸，仿佛隐蔽在沉默的墙后，从来看不出上面有丝毫愤怒、气恼、激动的表情。他的嗓音低弱，最亲切的或是最可怕的话语，他都同样从容不迫地说出口来。无论是皇帝的宫廷密室，还是喧闹的群众集会，他都同样以轻微无声的脚步走过。这种无与伦比的自我控制的本领，就是在这十年修道院的生活中学会的。在他登上世界舞台的讲台之前，因为诵读罗约拉^①的祈祷文，他的意志已得到锻炼；由于讨论有几百年历史的布道艺术，他已练得能言善辩。法国大革命时期的三大权术家，塔勒朗、西哀耶斯^②和富谢，都出自教会这所学校。还没登上舞台，便已精通人情世故。这恐怕不是巧合。教会古老的共同的传统，远远超过他们三人的个性，使得他们彼此迥异的性格，在关键时刻都带有某种相似的特性。而在富谢身上还有一种钢铁般的，简直是斯巴达式的克己功夫，他从内心反对奢华虚荣，并且善于隐蔽私人生活和个人感情。不，富谢在修道院走廊的阴影里度过的这十年光阴，并不是白白浪费的，他一面教书一面学到了无数的东西。

这个极端灵活善变、骚动不安的人，在修道院的围墙里面，在严格与世隔绝的状况中自我修养，终于发展成为善于洞察人们心理的大师。几年之久，他只许无声无息地在极其狭窄的僧侣界活动。可是1778年时，在法国已经开始卷起了那阵社会风暴。这阵风暴甚至袭入修道院的院墙之内。在奥拉多修会神父的斗室里和共济会的俱乐部里，都在讨论人权。一种新型的好奇心驱使年轻的神父去接近市民，好奇心也驱使教物理学和数学的教师去接

① 罗约拉（1491—1556），西班牙神父，耶稣会的创始人，他的目的是为了反对宗教改革。

② 埃玛努埃尔·西哀耶斯（1748—1836），原为神父，后参加革命，任督政府督政，执政府执政。